『中國學』第59輯 (2017.06) DOI http://dx.doi.org/10.14378/KACS.2017.59.59.7
pp.099-111 ISSN : 1229-9618

语用视角下的汉语句末语气词的功能研究

宫英瑞* · 魏秀光**

【目 录】

1. 引言
2. 综述
1) 理论综述
(1) 关联理论
(2) 连贯理论
2) 相关研究
(1) 句末语气词的意义、用法、功能
(2) 句末语气词的语法化
3. 讨论
1) "啊"的关联功能
2) "吧"的话语功能
3) "呢"的功能
4. 语用差异原因

【摘要】

本文以关联和连贯理论为框架，探讨了汉语句末语气词“啊”、“吧”、“呢”的语用功能，得出的基本结论有：与“啊”和“吧”相比，“呢”的篇章功能更为突出，或者说，与“呢”相比，“啊”与“吧”的情态意义比较明显。本文还探讨了上述三个句末语气词语用功能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具体而言，与“啊”和“吧”相比，“呢”的意义主要是语气意义；“呢”字历史更为悠久；“呢”的语法化过程更为彻底。相比之下，“啊”和“吧”都具有较为明显的情态意义；两个语气词使用历史不长；它们的虚化过程还在继续。

【关键词】语气词；语用功能；原因。

* 宫英瑞，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国青岛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yingruig@163.com）
** 魏秀光，第二作者，韩国昌信大学校中国语系助教授。（wsk5072@hanmail.net）

1. 引言

是表示语气的虚词，常用在句中或句尾停顿处表示种种语气。汉语常见的有：的、了、么、呢、吧、啊。虽然数量很有限，但语气词在句中所起到不可忽视。关于语气词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意义和用法，相关研究大体可分为如下两类：一类集中探讨句末语气词的意义、用法、功能；少部分谈论其语法化现象，鲜少以语言学理论为框架考察其功能。屈承熹（2008）利用关联理论研究相关虚词的功能用法，推动了汉语句末虚词的研究，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然而屈承熹的研究涉及面广，其研究还涉及虚词英译的问题，虽然谈到了三个话语标记语的关联差异，但是没有探究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笔者在屈承熹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关联和连贯理论集中探讨了汉语句末虚词的功能，更重要的是，笔者解释了三个汉语句末语气词关联性和连贯性差异的原因，进一步推进了该方面的研究。

2. 综述

1）理论综述

(1) 关联理论

A.语境

根据Lenk的研究成果[1)]，我们假定语境促进话语理解，语境不仅包含话语本身构成的语言语境，还包括我们假定听话人拥有的背景假设。交际过程是一个传递相关信息的过程。根据关联理论，虽然严格意义上交际双方没有共有知识，但是双方在会话过程中经过磋商和再磋商共享认知环境，而且认知环境是动态的，随着双方交流的深入而扩大。为了完全理解语境，我们假定所有话语都有最佳的关联性，可以用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收获或者认知效果。Sperber 和 Wilson认为新信息可以在如下方面和语境结合:新信息通过和现有语境假设结合，结果新的语境含义产生了；新信息和现有语境相结合，增强或排除了现有的语境假设。话语的关联度越大，个人从话语中获得的信息就越多，个人加工话语付出的努力越小；反之，话语的关联度越小，个人从话语中获得的信息就越少，个人加工话语付出的努力越大。[2)] 依据Sperber和Wilson的观点，如下三种情况可以决定话语与语境是否有关联：话语是否涉及语境；话语是否与语境有矛盾；话语是否增强语境。比如：

例1.你正在看手机，你母亲说：

---

1) Lenk Uta，“Discourse markers and global coherence in conversation”，*Journal of Pragmatics*，1998，pp.245-257。

2) Sperber D.&D. Wilson，*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Oxford: Blackwell，1986/1995. p114，p125。

（1）你看手机花费了很多时间。
（2）你没有在看手机。
（3）你又看手机了啊！
（4）你今天在家吃晚饭吗？
（5）你们同学今年聚会吗？
（6）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你了解吗？

很明显前三句话与语境有关，第一句话评论“看手机”这件事，与“正在看手机”有关。第二句话显然与当时的语境有矛盾。第三句话“又”和“啊”增强了话语与语境的关联。但是后面的三句话和当时的语境是没有关系的。

B.明示推理

根据Sperber和Wilson的观点，交流可以被看作是明示推理过程。话语解释涉及两个过程：编码过程和解码过程。说话人通过某种使听话人“显映的”（manifest）方式进行编码、表达意图，[3]明示行为多种多样，语音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明示标志还包含手势，语气等。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需要解码和编码。听话人可以依据明示信息并结合语境解码说话人的信息。根据关联理论，在动态的话语解释过程中，听话人结合话语的字面意义、隐含意义和语篇信息，从而获得关联度最强的解释。[4]一般而言，说话人被要求要尽可能清晰地表达自己，以使听话人以最小的加工努力获得信息。Wan和Tsa认为说话人可以设法让学习者集中注意某些背景假设，以便影响听者的背景假设，从而让学习者利用最容易获得的背景假设获得信息。[5]另外，根据Spebre和Wilson，这种话语和语境的关联性并不是非A即B的，是有强弱之分的。语句在特定语境中的关联程度取决于对语境影响的大小或者在特定语境中理解该特定语句所需努力的大小而定。[6]比如：

例2：A：你此刻在干什么？
B：（1）看新闻。
（2）你没看见吗？
（3）你没看见。
（4）该吃饭了。
（5）你在读报纸吧。

上述B中的语句，自上而下的关联性在逐渐减少，第一句是直接回答，第二句是间接回答。虚词“吗”增强了该语句与当前语境的关系。第三局去掉了“吗”，就缺少了该语句的暗示，不像是上述问句的回答。第四句作为答语显然不合适。要想让第五句作为回答，则必须有：你每天有定时

---

3) Sperber D.&D. Wilson，*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Oxford: Blackwell，1986/1995. p.49。
4) 李勇忠、李春华，〈话语标记与语用推理〉，《国外外语教学》，2004，p.24。
5) Wang，Yu-Fang and p.i-Hua Tsai，“Hao in spoken Chinese discourse: Relevance and coherence”，*Language Sciences*，2005，pp.234-235。
6) 屈承熹，〈关联理论与汉语句末虚词的语篇功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p.18。

读报纸的习惯，现在是你读报纸的时间了，就应该知道你此刻在干什么。上述语句演示了关联性的强弱程度，也同时表明：虚词有增强关联性的功能。

(2) 连贯理论

语篇本身并不意味着会话是连贯的，或者说语篇本身不等于连贯。在磋商和在磋商的动态过程中，语篇得以形成，会话连贯也产生了。Lenk认为连贯意味着话语结合紧密以便听话人可以更好地理解话语。7) 笔者认为关联理论和连贯理论是不矛盾的，可以说是一致的。会话过程中，会话双方磋商再磋商，说话人为了帮助听话人理解话语，会影响听话人的认知假设，比如可以补充、证实或改变认知假设。听话人为了寻求最强关联度的解释，会把话语的字面意义和认知环境相结合。话语紧密结合是为了达到最佳的关联。会话过程既是创造最佳关联的过程也是创立会话最佳连贯性的过程。

2) 相关研究

汉语语气词的相关研究基本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1) 句末语气词的意义、用法、功能

第一类研究集中探讨句末语气词的意义、用法（金立鑫，1996；熊仲儒1999；卢英顺2007；邵敬敏2012等）；还有一些学者探讨语气词的功能（屈承熹 李彬 2004；屈承熹2008)，但数量很少。卢英顺分析了现代汉语中含 “吧” 的语料，认为语法意义是“削弱”或者 “降低”语气，“吧”不表示疑问语气，而其它各种复杂的用法都可以由此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8) 熊仲儒认为疑问句中的“呢”表示“确信” 义。当问句中有疑问形式时，它派生出“深究”义；当问句中无疑问形式时，它是“语篇话题(转移)的标志”。9)邵敬敏比较了语气词“啊”与“吗”、“吧”、“呢”，比较了“啊字是非问”与“语调是非问”以及“吗/吧字是非问”，论证“啊”具有承担疑问信息的作用；并指出现代汉语里事实上存在着带降调的“啊”字是非问句。他认为，应反思方法论，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简单论证方法， 要认识到单一形式和复合形式都可以承担疑问信息，可以用“桔子水理论”来进行解释。跟“吗/吧/呢”一样，应该把“啊”也看作多功能的语气词，或者说，“啊”也具有疑问语气词的功能。[8]596关于汉语句末虚词的研究，屈承熹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屈承熹和李彬用语篇标记(discourse marker)及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把现代汉语句末情态虚词“吧”视为一个表示情态的“语篇标记”。其基本性能表示“说话者的迟疑”，其语篇标记功能为“对听话者而发”及“增强与其语境的关联性”。从这几个功能出发，可以合理推

---

7) Lenk Uta. “Discourse markers and global coherence in conversation”，*Journal of Pragmatics*，1998，p.246。
8) 卢英顺，〈“吧”的语法意义再探〉，《世界汉语教学》，2007，p.79。
9) 熊仲儒，〈“呢”在疑问句中的意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p.114。

演该虚词在不同语境中的多种解释；而且也对该虚词的多种英译方式获得一个有理论基础的解释。[10]屈承熹从关联理论及语篇标记的视角，考察了情态虚词之语篇功能，得出如下结论:(1)“啊/呀”既对当时的情景或对话内容表示“关注”，又特别标示“该语句乃针对当前语境而发”的功能；(2)“吧”既标示“存疑”而外，还标示“该句乃针对先前所说或所发生的情景而发”；(3)“呢”主要标示如下语篇功能：寻求与上文对比；要求继续对话。三个句末虚词在语篇组织上均增强关联性功能。既可以当作情态虚词，也可以视为语篇标记。作为语篇标记，我们可以依据强弱这样排序：呢>吧>啊/呀。这一排序正好与其情态性质之强弱相反：呢<吧<啊/呀。[11]

(2)句末语气词的语法化

第一类研究涉及其语法化（齐沪扬2002；高增霞　2011等）现象和语气词的功能（屈承熹　李彬 2004；屈承熹2008)，该部分研究数目少。齐沪扬考察了“呢”的语法化过程历史。在对现代汉语“呢”的主要用法现有分析的基础上，对“呢”的意义进行了重新分析，得出结论：现代汉语中语气词“呢”具有表示反诘语气、表示感叹语气、表示肯定的陈述语气、表示疑惑的语气以及表示停顿等多种用法，但其最基本的意义是表示疑问语气，其他用法是在此基础上，经过词义泛化、句法功能变化以及语音变化等语法化手段逐渐衍生形成的。[12]高增霞认为通过“X了”“ad.+X”类词语的虚化过程可以得出结论：在汉语中，有这样一条语法路径，从表达评价、判断到表达语气。该途径表明：在语法化过程中，词义、句式义、功能义相互作用。她认为语气词“吧”表示一个决断行为。[13]

相关研究表明：对语气词的探讨，大多集中在其意义、用法、功能、语法化的探讨，很少有把国外理论和其功能结合起来的研究。屈承熹（2004，2008）的研究更进一步，把关联理论和虚词功能研究结合起来，而且还给虚词“啊”、“吧”、“呢”的关联性排序，但他并没深究三个虚词关联性不同的原因，而且其研究涉及的面较广，还探讨虚词英译的问题。本研究在屈承熹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关联和连贯理论集中探讨汉语句末虚词的关联和连贯性的差异，并尝试解决屈承熹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3. 讨论

1)“啊”的关联功能

依据屈承熹的观点，“啊”不仅有传统的各种情态意义，还能增强话轮之间的关联性，执行话语标记语的链接功能。[14]比如：

---

10) 熊仲儒，〈“呢”在疑问句中的意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p.1。
11) 屈承熹，〈关联理论与汉语句末虚词的语篇功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p.12。
12) 齐沪扬，〈“呢”的意义分析和历史演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p.34。
13) 高增霞，〈从评价到语气——兼论“吧”的意义〉，《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p.180。
14) 屈承熹，〈关联理论与汉语句末虚词的语篇功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p.13。

例3 A：今天学院几点开会?
B：你收到信息了啊。
例4 A：几点上课?
B：你有课程表啊。
例5 A：今天没肉了，我准备去买点肉。
B：家里不是有猪肉吗？猪肉不是肉啊?

如果把这些语句中“啊”删掉，这些语句只能是单纯的陈述句、疑问句等，只是单纯地描述事实“你收到信息了”，“你有课程表”，“猪肉不是肉”。就像舞台剧的旁白，语气生硬或者说语境缺乏连贯。这样我们很难把这些表事实的语句和发话人语句的语境联系起来。然而，加上“啊”之后，说话人的话就有了感情，这也是“啊”具有情态意义的缘故，是情态虚词之一。“啊”使我们把先前和以后的情景联系起来，可以说“啊”具有“语境联系的功能”。进一步讲，“啊”作为一个明示手段，听话人可以依据该明示信息，结合自己的认知语境，推断出听话人的意图。就上述语句而言，听话人的意图可表述为：例3中的发话人不愿意告诉他学院几点开会，让他依据自己收到的信息去弄清楚；例4中的发话人不愿意告诉他上课时间，他需要课程表自己查明上课时间；例5中的发话人不想直接告诉听话人不要去买牛肉了，让听话人知道自己家里还有猪肉且猪肉也是肉，所以不用去买牛肉。其实，笔者同意chu（引自屈）的观点，几乎所有“啊”的功能可以配合语境推断出来。比如，“啊”的认知功能包含如下几个方面：在陈述句尾，“啊”可以用来解释、提醒等；用在选择问句中，“啊”要求听话人选择一项回答；用在特指问句中，“要求具体回答行为的主体、时间、地点等”[15]；在是非疑问句中，当有疑问或者与预期不符合时候，“啊”被用来要求做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啊”除了有联系语境的功能外，还被用来扩大交际双方共有的认知环境。交际过程中，共有的认知语境逐步扩大且是动态的。以“啊”的解释功能为例，

例6 A：您和国外生活的女儿联系方便吗?
B：现在联系很方便，手机，邮件，微信等都可以促成即时联系啊。

在该话语中，发话人不清楚现在的通讯情况，“啊”所在的话语扩大了该话语之前会话双方所建立的共有认知语境。“啊”所在的话语让听话人结合现有的语境假设，促成了新的语境假设的产生。其实 “啊”的所有这些功能通过句式或结合语境均可推演出来。即使有些功能通过句式无法推演出来，通过语境也能弄清楚它的意义。比如，侯学超（引自屈）曾经提出，“啊”有“表示喜悦、惊讶、感叹等感情色彩”，“啊”的这个意义主要是结合语境推演出来的。[16]比如，“你要去英国留学了，英国啊，以前的日不落帝国。”其实“啊”所显现的感情色彩并非“啊”本身的含义，而是来自英国这个国家的含义，以及与后面的“日不落帝国”的用词有关，“啊”具体表达什么感情色彩，要依据上下文语境才能决定，也同时要考虑到该句的整体意义。总之，“啊”的功能均可以通过语境诠释。有些功能通过句式本身就可以推演出来，无法推演出来的通过句子整体含

15）同上，p.13。
16）同上，p.13。

义或者语境也可得到解释。

2) “吧”的话语功能

根据齐沪杨的解释，“吧”的核心功能为说话人对自己的看法不能表示充分的肯定。它的揣度性因句子类型而程度有异。“在陈述句末，表示叙述不很肯定；在疑问句末，希望对方给予证实；在祈使句末，可以使请求、命令、劝告、催促等语气略微舒缓一些。”也可以 “用于表示列举、选择、让步、容忍等语气。”通过“吧”的这种核心功能“迟疑”，可以推出“吧”的各种解释。[17]比如“吧”在下列句中可以表示 “委婉发问”：

例7 我们一起吃饭吧？

还可以表示建议，比如：

例8 该起床了吧！

还可以表示“迟疑不决”，例如：

例9 A：我们去滑冰，你去不去？
B：好吧。

还可以表示“勉强同意”，比如：

例10 A：我现在去教室学习。
B：我们宿舍的今天集体去公园而且还要集体拍照。
A：那我也去吧。

另外，除了上述“吧”的情态意义，就关联理论而言，笔者赞同屈承熹的解释，“吧”还有关联性的功能。[18]比如：

例11 A：今天几点开会？
B：（1）九点半。
（2）你自己有短信通知吧。
（3）你自己有短信通知。
（4）上课铃响了吧。
（5）上课铃响了。

17）齐沪扬，《语气词与语气系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p.335。
18）屈承熹，〈关联理论与汉语句末虚词的语篇功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p.15。

（6）今天早上下了大雨。

Sperber和Wilson认为关联是连续的。[19]首先，一个语句对该语境的影响大小决定它与该语句的关联程度。其次，在该语境中，听话人理解该语句所付出努力的大小也决定它与该语境的关联程度。其实，上述六个语句都对问题进行了回答，因此说这些回答都与语境有关联。每一句话对问题回答的程度不一样，所以与语境的关联度也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每一个语句对问题回答的程度不一样，听话人理解该语句所付出的努力大小也不一样，因此这些语句与语境的关联度也不一样。比如，第一句是直接回答了问题，听话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说话人的意向，因而第一句话的关联度最强。第二句话的回应就不这么直接了。听话人需要把“短信通知”和“吧”的功能结合起来推断说话人的意向。第三句话没有“吧”，听话人只能通过“短信通知”这个事实来推断说话人的意图。听话人可能会假设说话人除了陈述“短信通知”这个事实之外，是否还有其它的意图，听话人需要付出努力推断说话人的意图。第四句的“吧”其实起了前后语句的关联作用，至于如何关联，需要听话人自己推断，比如，你先做你的事“吧”，等会再告诉你。至于第五句，缺少了“吧”就很难把“上课铃响”与“几点开会”关联上了。两者之间也不是没有关联，就是关联度小了，比如，假设上课铃响是有固定时间的，假设开会时间一般和上课时间一致，因此，听话人可以据此推断出开会的时间。关于最后一句话，我们很难把它与开会时间联系起来。比如，可以进行如下的推理，通常开会时间都是固定的，今早下了大雨，开会时间可能会有变化，这样就把“今早下了大雨”与“今天几点开会”关联起来。从上述例句可以看出，这六句的回答在不同程度上回答了所问问题。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听话人为了推断两者的关联程度所付出的努力程度也不一致。从第一句到第六句，听话人处理语句所付出的努力在逐渐增多。听话人处理第一句付出的努力最小，相比之下，处理第六句付出的努力最大。

另外从“吧”的疑问、请求、命令等用法方面，也可理解其关联功能，“吧”所引出的新信息和现有语境假设相结合，产生了新的语境含义。比如：

例12 就算你说得有道理吧，你也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吧”在该对话中可被解释为“让步”，“吧”之后的话语扩大了其之前的话语所建立的共有认知语境。

例13 张三刚警告李四地滑要小心，就听到扑通一声，李四趴在了地上。张三说：摔了吧。

“吧”增强了“摔了”和前面“警告”之间的关系，表明不听警告的结果是“摔倒了”。

上述例子中，“吧”连接了所在言语和前面言语的关联。

3) “呢”的功能

19）屈承熹，〈关联理论与汉语句末虚词的语篇功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p.18。

根据以往的研究，“呢”可以表示：提醒、加强语气、深究、话题标记、确信、假设、询问、未变状态、各种语气、对话者共识等。这些功能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模式解释。有些可归为“呢”的认知功能。有些为“呢”的人际功能，个别也是“呢”典型的篇章功能。然而，很难用人际、认知、语篇功能把它所有的功能囊括起来。笔者以Shie（引自屈）的功能分类为例探讨语气词“呢”的关联功能和会话连贯功能。Shie认为语气词“呢”主要出现在两种结构中。四分之一的“呢”出现在行动结构当中，四分之三出现在意念结构中。行动结构中的“呢”可以表示“挑衅”、“问句”、“疑惑”。意念结构中的“呢”可以表示“意念进展”、“自我对比意念”、“他人对比意念”、“自我比较意念”、“他人比较意念”等。其实“呢”的上述功能可以主要分为两类：认知功能和语篇功能。行动结构中的功能属于认知功能；意念结构中的功能属于语篇功能。[20]比如：

例14 人人都有错，你不必伤心，说人不犯错，我才不相信呢。

在该话语中，“呢”表挑衅，它所在的语句挑战之前言语提供的信息。

例15 A: 黎明和你怎么不联系了啊？
B: 我没有和他闹矛盾呢？

在该对话当中，“呢”表疑惑的功能，试图提供更多的信息解释黎明和他不联系的原因。上述两个例句中的“呢”所在的话语都扩大了先前说话人和听话人建立的共同的认知语境。

另外，“呢”的篇章功能也比较明显，较好促进了会话的连贯。比如，依据Shie和屈的解释，“呢”有比较和对比的功能。[21] 这种比较和对比，有的明显，有的隐晦。比如，下列句子当中的比较就很明显。

例16 A: 你可不能再联系他了。
B: 我一定不联系
A: 那你要是再联系了“呢”？
B: 那我就接受你的惩罚。
例17 A:“我很不喜欢看这部片子”。
B:“你现在说不愿意看这部片子了，当时呢？
例18 两个大学生在讨论双方的大学。
A:“李四，我们大学有很多国际生。你们学校呢？”。
例19 李四遇到了困难，表现出非常颓废的样子。
张三对李四说：“有困难要积极想办法”。
李四回答：“要是我破罐子破摔呢？”

上面例句的“呢”均有对比的功能。例（16）中的“呢”将该句的“不联系”与“联系”进

20）屈承熹，〈关联理论与汉语句末虚词的语篇功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p.16。
21）同上，p.16。

行对比。例（17）中的“呢”把该句中的“现在”和“当时”对比。例（18）中的“呢”把该句中的“张三的大学”和“李四的大学”进行对比。例（19）句中的“呢”把该句中的“克服困难”和“破罐子破摔”进行对比。而如下这些句子当中的比较和对比就不那么明显。比如：

例20 A: 你现在毕业了，终于空下来了。
B: 我还得评职称呢。

上述对话中，“呢”其实也是隐含了对比，但是这种对比比较隐晦，暗含由于评职称的缘故，我还要忙活，与之前A的看法不一致。

笔者赞同屈的观点，不论是“呢”的认知功能还是语篇功能，其实都隐含有对比，[22]比如上面谈到的“呢”的挑衅功能，里面隐含着我自己的看法与一般人看法的不同。关于上面谈到的“呢”的疑惑功能，“呢”之前的言语暗示对方应该知道双方不联系的缘由，而“呢”所在的言语则暗含了他不知道黎明和他不联系的原因，前后还是对比关系。现在我们也看看其他的语料。根据金立鑫的研究成果，“呢”的功能如下：疑问句中缓和语气；陈述句中表示确认事实；表示疑问；表示动作正在持续。[23] 除了在疑问句中表示缓和语气时“呢”的对比功能表现得不明显，在其它的功能中都可以发现其对比和比较的功能。比如：

例21 A: 现在迟到了吧。
B: 还早呢。

此对话当中，“还早”与“迟到”对比非常明显。

例22 我很好，你呢?

“呢”把“我”和“你”进行对比。

例23 我们唱歌呢。

该言语中“呢”的对比功能隐含其中。再比如：

例24 A: 我的同事们都参加了划船比赛，你们在干什么？
B: 我们在唱歌呢。

在该对话中，“呢”还是隐含了对比功能，把同事们的划船比赛和我们的唱歌对比。

总之，“呢”的情态意义不明显，其篇章链接功能很突出，它与先前语境联系，突出了前后意义单位的比较和对比，也推进了语篇的继续，扩大了会话双方的认知语境，促进了会话的连贯。

22）屈承熹，〈关联理论与汉语句末虚词的语篇功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pp.15-16。
23）金立鑫，〈关于疑问句中的“呢”〉，《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p.43。

上述论述表明：与“啊”和“吧”相比，“呢”的篇章功能更为突出，或者说，“啊”与“吧”的情态意义比较明显。齐和屈的成果也显示语气词“啊”和“吧”有一定的情态意义。“啊”在不同的句类当中其主要功能是缓和语气。“吧”在各种各样的句子，主要表示揣度性的语气，但其强弱并不相等。[24]从齐沪杨的论断，“呢”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表示其情态意义“疑问”。“‘呢’主要表达一种深究的语气，同时还兼有指明焦点的作用，有时可直接用于体词或名词性短语，构成一种省略式疑问句，省略部分的内容前面应有交代。”[25]。根据上面的论述，“啊”与“吧”的情态意义比较明显，“呢”的语篇功能很突出，主要是比较和对比的功能，“呢”的这种衔接作用直接促进了会话连贯。可以说“呢”的语用功能更为突出。

4. 语用差异原因

就意义而言，齐沪扬说：“我们认为‘呢’的意义主要是‘语气意义’。对‘呢’的意义的共同成分的提取，也要在语气意义的基础上进行。”[26]而“吧”只是半个语气词。“吧”作为语气词，从意义上讲还有决断的意思，与动词“罢”有明显的联系。[27]齐沪杨甚至说，“啊”只是一个表情语气词，不是一个表意语气词，“啊”可以用在疑问句中，一个句子带上“啊”之后，其疑问信息不是“啊”带来的时，它不能算作一个疑问语气词，[28]。

就历史而言，“呢”字有更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其最初来源到上古时期用于句末的语气词“尔”。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从《春秋公羊传》到《祖堂集》都有“尔”的出现。[29]相比之下，“吧”字使用历史不长，根据太田辰夫（1987）的考察，“民国以后开始使用，清代以前写成罢，历史上的承继比较单一，却具有相当复杂的语气意义”。作为语气词的“罢”，在宋代出现不多，要到元明之后才逐渐多起来。明清时期，语气词“罢”才表示停顿的用法。[30]

就语法化过程而言，“呢”的语法化过程比较彻底。在一个语气词语法化过程中，语法化比较彻底的表现是当它的功能完备的时候，也就会全面取代其它语气词。[31]“呢”就是极好的例证。“呢”在语法化的过程中功能越来越完备，后来就完全取代了“哩”。而“啊”和“吧”的语法化过程并不彻底，考虑到研究时间的限制，以“吧”为例，笔者说明“啊”和“吧”的语法化过程的特点。根据齐沪扬的研究，[32]严格意义上，语气词“吧”仍然在取代“罢”的过程中，到现在也没完全取代，与其它语气词相比，“吧”的语法化过程很特殊，有如下特点：首先，在“吧”取代“罢”的过程中，两者共存的时间长。这一点与“呢”的语法化不同，在“哩”被“呢”取代

24）齐沪扬，《语气词与语气系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p.334。
25）同上，pp.335-336。
26）齐沪扬，〈“呢”的意义分析和历史演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p.42。
27）齐沪扬，〈语气词与语气系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p.109。
28）同上，p.92。
29）齐沪扬，〈“呢”的意义分析和历史演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p.38。
30）齐沪扬，《语气词与语气系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p.96。
31）齐沪扬，〈“呢”的意义分析和历史演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p.40。
32）齐沪扬，《语气词与语气系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p.97。

之后，在现代汉语中，“哩”作为语气词，已经基本不用。这一现象同样适用于“么”和“吗”，“那”和“哪”。虽然在20世纪语气词“吧”几乎囊括了“罢”的所有用法，但这个时候的“罢”和“吧”还在并用，而“吧”和“罢”共存的时间很长，以致于在大型的现代汉语工具书中“罢”仍作为语气词被收录。其次，“吧”在取代“罢”的过程中，词性和读音都没有变化。[33]还有，“吧”取代“罢”的过程中，类变现象不明显。根据虚化理论，虚化过程中虚化链中的每一个成员在虚化过程中会产生类变现象。比如，实词“罢”演变成虚词“罢”的过程中，这种类变现象非常明显。最后，有证据表明，“吧”的虚化过程还在继续。这种虚化过程表现在现代汉语中，出现了近代汉语中不曾出现的句式，而且“吧”在句子中运用的频率更高。[34]

上述论述表明，“呢”是一个语法化比较彻底的语气词，而“啊”和“吧”的语法化过程和语法化彻底的语气词的语法化过程有差异，可以说，它们还继续处在虚化的过程中。因而，“啊”和“吧”的情态意义比较突出，而“呢”的篇章语用功能比较明显。

【参考文献】

金立鑫，〈关于疑问句中的“呢”〉，《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
熊仲儒，〈“呢”在疑问句中的意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
齐沪扬，《语气词与语气系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齐沪扬，〈“呢”的意义分析和历史演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
李勇忠、李春华，〈话语标记与语用推理〉，《国外外语教学》，2004。
屈承熹、李彬，〈论现代汉语句末情态虚词及其英译〉，《外语学刊》，2004。
卢英顺，〈“吧”的语法意义再探，《世界汉语教学》，2007。
屈承熹，〈关联理论与汉语句末虚词的语篇功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
高增霞，〈从评价到语气——兼论“吧”的意义〉，《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
邵敬敏，〈论语气词“啊”在疑问句中的作用暨方法论的反思〉，《语言科学》，2012。
Lenk Uta，“Discourse markers and global coherence in conversation”，*Journal of Pragmatics*，1998。
Sperber D.&D. Wilson，*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Oxford: Blackwell，1986/1995。
Wang，Yu-Fang and Pi-Hua Tsai，“Hao in spoken Chinese discourse: Relevance and coherence”，*Language Sciences*，2005。

33) 同上，p.108。
34) 同上，p.111。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중문	语气词, 语用功能, 原因
	영문	mood particle, pragmatic function, cause

The Pragmatic Function Analysis of Chinese-Utterance Final Particles

Gong, Ying-Rui / Wui, Soo-Kwang

With relevance theory and coherence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Chinese-Utterance final particles: a, ba and ne and claims that the discourse function of ne is stronger than a and ba. In other words, the modality meaning of a and ba is stronger than ne. This paper also studies the reason why a, ba and ne have different pragmatic function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meaning of ne is mainly the meaning of mood, ne has a longer history and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ne is more complete while a and ba have obvious modality meaning; they have a shorter history than ne as mood particles and their grammaticalization still continues.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궁영서 / 宫英瑞 / Gong, Ying-Rui	위수광 / 魏秀光 / Wui, Soo-Kwang
	소 속	中国青岛大学 外语学院 副院长	韩国昌信大学校 中国语系 助教授
	Em@il	yingruig@163.com	wsk5072@hanmail.net

논 문 작성일시	투 고 일	2017년 04월 28일	심 사 일	2017년 06월 08일
	수 정 일	2017년 06월 26일	게재확정일	2017년 06월 29일